北齊書

二



帝紀第四　　北齊書四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　百藥　撰

文宣

顯祖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進高祖第二子世宗之母弟后初孕每夜有赤光照室后私嘗怪之初高祖之歸尒朱榮時經危亂家徒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帝時尚未能言欻然應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驚而不敢言鱗身重踝不好戲弄深沈有大度晉陽曾有沙門乍愚乍智

時人不測呼爲阿秃師帝曾與諸童共見之歷問禄位至帝舉手再三指天而已口無所言見者異之高祖嘗試觀諸子意識各使治亂絲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高祖是之又各配兵四出而使甲騎僞攻之世宗等怖撓帝乃勒衆與彭樂敵樂免胄言情猶擒之以獻後從世宗行過遼陽山獨見天門開餘人無見者内雖明敏貌若不足世宗每嗤之云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亦何由可解唯高祖異之謂薛琡曰此兒意

識過吾幼時師事范陽盧景裕默識過人景裕不能測也天平二年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左光祿大夫太原郡開國公武定元年加侍中二年轉尚書左僕射領軍將軍五年授尚書令中書監京畿大都督武定七年八月世宗遇害事出倉卒內外震駭帝神色不變指麾部分自臠斬羣賊而漆其頭徐宣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當時內外莫不驚異焉乃赴晉陽親揔庶政務從寬厚事有不便者咸

蠲省焉冬十月癸未朔以咸陽王坦爲太傅潘相樂爲司空十一月戊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梁齊州刺史茅靈斌德州刺史劉領隊南豫州刺史皇甫眘等並以州内屬十二月己酉以并州刺史彭樂爲司徒太保賀拔仁爲并州刺史

八年春正月庚申梁楚州刺史宋安顧以州内屬辛酉魏帝爲世宗舉哀於東堂梁定州刺史田聡能洪州刺史張顯等以州内屬戊辰魏詔進帝位使持節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

事大行臺齊郡王食邑一萬戸甲戌地豆于國
遣使朝貢三月辛酉又進封齊王食冀州之渤
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十萬戸
自居晉陽寢室夜有光如晝既爲王夢人以筆
點己額旦以告館客王曇哲曰吾其退乎曇哲
再拜賀曰王上加點便成主字乃當進也夏五
月辛亥帝如鄴甲寅進相國揔百揆封冀州之
渤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高陽章武定
州之中山常山博陵十郡邑二十萬戸加九錫

殊禮齊王如故魏帝遣兼太尉彭城王韶司空
潘相樂冊命曰於戲敬聽朕命夫惟天爲大列
曑宿而垂象謂地蓋厚跡川岳以阜物所以四
時代序萬類駢羅庶品得性羣形不夭然則皇
王統曆深視高居拱默垂衣寄成師相此則夏
伯殷尹竭其股肱周成漢昭無爲而治頃者
天下多難國命如旒則我建國之業將墜於地
齊獻武王奮迅風雲大濟艱危爰翼朕躬國爲
再造經營庶土以至勤憂及文襄承構愈廣前

業康邦夷難道格穹蒼王縱德應期千齡一出
惟幾惟深乃神乃聖太宗霸德寔廣相猷雖賞
功妙實藐絕言象標聲示迹典禮宜宣今申後
命其敬虔受王摶風初舉建旟上地庇民立政
時雨滂流下識廉聦仁加水陸移風易俗自齊
變魯此王之功也仍攝天臺摠參戎律策出若
神威行朔土引弓竄跡松塞無煙此又王之功
也逮光統前緒持衡匡合華戎混一風濤調夷
日月光華天地清晏聲接響隨無思不偃此又

王之功也逖矣炎方逋違正朔懷文曜武授略申規淮楚連城漼然粲落此又王之功也闢峴衿帶跨躡蕭條腸胃之地岳立鷄跱偏師繞指渙同冰散此又王之功也晉熙之所險薄江雷逈隔聲教迷方未改命將鞠旅覆其巢窟威略風騰傾懾南海此又王之功也君羣蠻跋扈世絕南疆搖蕩邊垂亟爲塵梗懷德畏威向風請順傾陬盡落其至如雲此又王之功也胡人別種延蔓山谷酋渠萬族廣袤千里憑險不恭恣其

桀黠有樂淳風相攜叩款粟帛之調王府充積此又王之功也茫茫涉海世敵諸華風行鳥逝倏來忽往既飲醇醪附同膠漆氈裘委仞奇獸銜尾此又王之功也秦川尚阻作我仇讎爰抱椒蘭飛書請好天動其衷辭卑禮厚區宇乂寧遐邇畢至此又王之功也江陰告禍民無適歸蕭宗子弟尚相投庇如鳥還山猶川赴海荆江十部俄而獻割乘此會也將混來方此又王之功也天平地成率土咸茂禎符顯見史不停筆

既連百木兼呈九尾素過泰雀蒼兕周烏此又
王之功也搜揚管庫衣冠獲序禮云樂云銷沉
俱振輕徭徹賦矜獄寬刑大信外彰深仁遠洽
此又王之功也王有安日下之大勳加以表光
明之盛德宣贊洪猷以左右朕言昔旦奭外分
毛畢入佐出内之任王宜揔之人謀鬼謀兩儀
協契錫命之行義申公道以王踐律蹈禮軌物
蒼生圓首安志率心歸道是以錫王大路戎路各
一玄牡二駟王深重民天唯本是務衣食之用

榮辱所由是用錫王袞冕之服赤舄副焉王深廣惠和易調風化神祇且格功德可象是用錫王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王風聲振赫九域咸綏遠人率俾奔走委贄是用錫王朱户以居王求賢選衆草萊以盡陳力就列罔非其人是用錫王納陛以登王英圖猛槩抑揚千品毅然之節肅是非違是用錫王武賁之士三百人王興亡所繫制極幽顯糺行天討罪人咸得是用錫王鈇鉞各一王鷹揚豹變實扶下土狼顧鴟張罔

不彈射是用錫王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王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率民興行感達區宇是用錫王秬鬯一卣珪瓚副焉往欽哉其祇順往冊保弼皇家用終爾休德對揚我太祖之顯命魏帝以天人之望有歸景宸下詔曰三才剖判百王代興治天靜地和神𠢜鬼庇民造物咸自靈符非一人之大寶實有道之神器昔我宗祖應運奄一區宇歷聖重光暨於九葉德之不嗣仍離屯圮盜名字者遍於九服擅制命者非

止三公主殺朝危人神靡繫天下之大將非魏
有賴齊獻武王奮揚靈武克剪多難重懸日月
更綴參辰廟以掃除國由再造鴻勳巨業無德
而稱逮文襄承構世業逾廣邇安遠服海內晏
如國命已康生生得性迄相國齊王緯文經武
統茲大業盡叡窮幾研深測化思隨冥運智與
神行恩比春天威同夏日坦至心於萬物被大
道於八方故百僚師師朝無粃政網疏澤洽率
土歸心外盡江淮風靡屈膝辟地懷人百城奔

走關隴慕義而請好瀚漠仰德而致誠伊所謂
命世應期寔撫千載禎符雜遝異物同途謳頌
填委殊方一致代終之迹斯表人靈之契已合
天道不遠我不獨知朕入纂鴻休將承世祀籍
援立之厚延宗社之算靜言大運欣於避賢遠
惟唐虞禪代之典近想魏晉揖讓之風其可昧
興替之禮稽神祇之望今便遜於別宮歸帝位
於齊國推聖與能眇符前軌主者宣布天下以
時施行又使兼太尉彭城王韶兼司空蕭顯儁

奉册曰咨爾相國齊王夫氣分形化物繫君長
皇王遞興人非一姓昔放勛馭世沉璧屬子重
華握曆持衡擁璇所以英賢茂實昭晢千古豈
盛衰有運興廢在時知命不得不授畏天不可
不受是故漢劉告否當塗順民曹歷不永金行
納禪此皆重規襲矩率由舊章者也我祖宗光
宅混一萬寓迄於正光之末奸孽乘權厥政多
僻九域離盪永安運窮人靈殄瘁羣逆滔天割
裂四海國土臣民行非魏有齊獻武王應期授

手鳳舉龍驤舉廢極以立天扶傾柱而鎮地剪滅黎毒匡我墜曆有大德於魏室被博利於蒼生及文襄繼軌誕光前業內剿凶權外摧侵叛遐邇肅晏功格上玄王神祇協德舟梁一世體文昭武追變窮微自舉跡藩籬頌歌揔集入統機衡風猷弘遠及大承世業扶國昌家相德日躋霸風愈邈威靈斯暢則荒遠奔馳聲略所播而隣敵順款以富有之資運英特之氣顧盼之間無思不服圖諜潛蘊千祀彰明嘉禎幽祕一

朝紛委以表代德之期用啓興邦之迹蒼蒼在
上照臨不遠朕以虛昧循未逡巡靜言愧之坐
而待旦且時來運往嬀舜不暇以當陽世革命
改伯禹不容於北面況於寡薄而可踟躕是以
仰協穹昊俯從百姓敬以帝位式授於王天祿
永終大命格矣於戲其祇承曆數允執其中對
揚天休斯年千萬豈不盛歟又致璽書於帝遣
兼太保彭城王韶兼司空敬顯儁奉皇帝璽綬
禪代之禮一依唐虞漢魏故事又尚書令高隆

之率百寮勸進戊午乃即皇帝位於南郊升壇
柴燎告天曰皇帝臣諱敢用玄牡昭告於皇皇
后帝否泰相沿廢興迭用至道無親應運斯輔
上覽唐虞下稽魏晉莫不先天揖讓考歷歸終
魏氏多難年將三十孝昌已後內外去之世道
橫流蒼生塗炭賴我獻武拯其將溺三建元首
再立宗祧掃絶羣凶芟夷姦宄德被黔黎勳光
宇宙文襄嗣武剋構鴻基功浹寰宇威稜海外
窮髮懷音西寇納款青丘保候丹穴來庭扶翼

危機重臣頽運是則有大造於魏室也魏帝以卜世告終上靈厭德欽若昊天允歸大命以禪於臣諱夫四海至公天下爲一㧾民宰世樹之以君既川岳啓符人神效祉羣公卿士八方兆庶僉曰皇極乃顧於上魏朝推進於下天位不可以暫虚遂逼羣議恭膺大典猥以寡薄託於兆民之上雖天威在顔咫尺無違循躬自省實懷祗惕敬簡元辰升壇受禪肆類上帝以荅萬國之心永隆嘉祚保祐有齊以被於無窮之祚

是日京師獲赤雀獻於南郊事畢還宮御太極
前殿詔曰無德而稱代刑以禮不言而信先春
後秋故知惻隱之化天人一揆弘宥之道今古
同風朕以虛薄功業無紀昔先獻武王值魏世
不造九鼎行出乃驅御侯伯大號燕趙拯厥顛
墜俾亡則存文襄王外挺武功內資明德纂我
先業闢土服遠年踰二紀世歷兩都獄訟有適
謳歌斯在故魏帝俯遵曆數爰念褰裳遠取唐
虞終同脫屣實憂未已志在陽城而君于公卿

士誠守愈切遂屬代終居於民上如涉深水有睠終朝始發晉陽九尾呈瑞外壇告天赤雀効祉惟爾文武不貳心之臣股肱爪牙之將左右先王克隆大業永言誠節共斯休祉思與億兆同始兹日其大赦天下改武定八年爲天保元年其百官進階男子賜爵鰥寡六疾義夫節婦旌賞各有差己未詔封魏帝爲中山王食邑萬戶上書不稱臣荅不稱詔載天子旌旗行魏正朔乘五時副車封王諸子爲縣公邑一

千戶奉絹萬匹錢千萬粟二萬石奴婢二百人水碾一具田百頃園一所詔追尊皇祖文穆王爲文穆皇帝妣爲文穆皇后皇考獻武王爲獻武皇帝皇兄文襄王爲文襄皇帝祖宗之稱付外速議以聞辛酉尊王太后爲皇太后乙丑詔降魏朝封爵各有差其信都從義及宣力霸朝者及西來人并武定六年以來南來投化者不在降限辛未遣大使於四方觀察風俗問民疾苦嚴勒長吏厲以廉平興利除害務存安靜若

法有不便於時政有未盡於事者具條得失還以聞奏甲戌遷神主於太廟六月己卯高麗遣使朝貢辛巳詔曰頃者風俗流宕浮競日滋家有吉凶務求勝異婚姻喪葬之費車服飲食之華動竭歲資以營日富又奴僕帶金玉婢妾衣羅綺始以䊮出爲奇後以過前爲麗上下貴賤無復等差今運屬惟新思蠲往弊反朴還淳納民軌物可量事具立條式使儉而獲中又詔封崇聖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之祀并下魯郡以

時脩治廟宇務盡肅恭之至詔分遣使人致祭於五岳四瀆其堯祠舜廟下及孔父老君等載於祀典者咸秩罔遺詔曰冀州之渤海長樂二郡先帝始封之國義旗初起之地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齊郡霸業所在王命是基君子有作貴不忘本思申恩洽蠲復田租齊郡渤海可並復一年長樂二年太原復三年詔故太傅孫騰故太保尉景故大司馬婁昭故司徒高昂故尚書左僕射慕容紹宗故領軍万俟干故定州刺史

叚榮故御史中尉劉貴故御史中尉竇太故殷州刺史劉豐故濟州刺史蔡儁等並左右先帝經贊皇基或不幸早徂或殞身王事可遣使者就墓致祭并撫問妻子慰逮存亡又詔封宗室高岳爲清河王高隆之爲平原王高歸彥爲平秦王高思宗爲上洛王高長弼爲廣武王高普爲武興王高子瑗爲平昌王高顯國爲襄樂王高叡爲趙郡王高孝緒爲循城王又詔封功臣厙狄干爲章武王斛律金爲咸陽王賀拔仁爲安定王韓軌爲安

德王可朱渾道元爲扶風王彭樂爲陳留王潘相樂爲河東王癸未詔封諸弟青州刺史浚爲永安王尚書左僕射淹爲平陽王定州刺史湝爲彭城王儀同三司演爲常山王冀州刺史渙爲上黨王儀同三司淯爲襄城王儀同三司湛爲長廣王湝爲任城王湜爲高陽王濟爲博陵王凝爲新平王潤爲馮翊王洽爲漢陽王丁亥詔立王子殷爲皇太子王后李氏爲皇后庚寅詔以太師庫狄干爲太宰司徒彭樂爲太尉司空潘相樂爲司徒

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爲司空辛卯以前太
尉清河王岳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司州牧壬
辰詔自今已後諸有文啓論事并陳要密有
司悉爲奏聞己亥以皇太子初入東宮赦畿內
及并州死罪已下餘州死降徒流已下一皆原
免秋七月辛亥詔尊文襄妃元氏爲文襄皇后
宮曰靜德又詔封文襄皇帝子孝琬爲河間王
孝瑜爲河南王乙卯以尚書令平原王隆之録
尚書事尚書左僕射平陽王淹爲尚書令文詔

曰古人鹿皮爲衣書囊成帳有懷盛德風流可想其魏御府所有珍奇雜綵常所不給人者徒爲畜積命宜悉出送內後園以供七日宴賜八月詔郡國脩立黌序廣延髦儁敦述儒風其國子學生亦仰依舊詮補服膺師說研習禮經往者文襄皇帝所建蔡邕石經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學館依次脩立又詔曰有能直言正諫不避罪辜謇謇若朱雲諤諤若周舍開朕意沃朕心弼予一人利兼百姓者必當寵以榮祿待以不

次又曰諸牧民之官仰專意農桑勤懇勸課廣收天地之利以備水旱之災庚寅詔曰朕以虛寡嗣弘王業思所以賛揚盛績播之萬古雖史官執筆有聞無墜猶恐緒言遺美時或未書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民庶爰至僧徒或親奉音旨或承傳傍說凡可載之文籍悉宜條録封上甲午詔曰魏世議定麟趾格遂為通制官司施用猶未盡善可令羣官更加論究適治之方先盡要切引綱理目必使無遺九月癸丑以散

騎常侍車騎將軍領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麗王成為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王公如故詔梁侍中使持節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承制邵陵王蕭綸為梁王庚午帝如晉陽拜辭山陵是日皇太子入居涼風堂監摠國事冬十月己卯備法駕御金輅入晉陽宮朝皇太后於內殿辛巳曲赦并州太原郡晉陽縣及相國府四獄囚癸未茹茹國遣使朝貢乙酉以特進元韶為尚書左僕射并州

刺史段韶爲尚書右僕射景戌吐谷渾國遣使
朝貢壬辰罷相國府留騎兵外兵曹各立一省
別掌機密十一月周文帝率衆至陝城分騎北
渡至建州甲寅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景寅
帝親戎出次城東周文帝聞帝軍容嚴盛歎曰
高歡不死矣遂退師庚午還宮十二月丁丑茹
茹庫莫奚國竝遣使朝貢辛丑帝至自晉陽
二年春正月丁未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辛
亥有事于圓丘以神武皇帝配癸亥親耕籍田

于東郊乙酉前黃門侍郎元世寶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謀逆免死配邊有事於太廟甲戌帝汎舟於城東二月壬辰太尉彭樂謀反伏誅壬寅茹茹國遣使朝貢三月丙午襄城王淯薨己未詔梁承制湘東王繹爲梁使持節假黃鉞相國建梁臺摠百揆承制梁交州刺史李景盛梁州刺史馬嵩仁義州刺史夏侯珍洽新州刺史李漢等並率州內附庚申司空司馬子如坐事免夏四月壬辰梁王蕭繹遣使朝貢閏月乙丑

室韋國遣使朝貢五月丙戌合州刺史斛斯顯攻尅梁歷陽鎮丁亥高麗國遣使朝貢是月侯景廢梁簡文立蕭棟爲主六月庚午以前司空司馬子如爲太尉七月壬申茹茹遣使朝貢癸酉行臺郎邢景遠破梁龍安戍獲鎮城李洛文己卯改顯陽殿爲昭陽殿九月壬申詔免諸伎作屯牧雜色役隸之徒爲白戶癸巳帝如趙定二州因如晉陽冬十月戊申起宣光建始嘉福仁壽諸殿庚申蕭繹遣使朝貢丁卯文襄皇帝

神主入于廟十一月侯景廢梁主僭即僞位於建鄴自稱曰漢十二月中山王殂

三年春正月丙申帝親討庫莫奚於代郡大破之獲雜畜十餘萬分賚將士各有差以奚口付山東為民二月茹茹主阿那瓌為突厥虜所破瓌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瓌從弟登注俟利發注子庫提並擁眾來奔茹茹餘眾立注次子鐵伐為主辛丑契丹遣使朝貢三月戊子以司州牧清河王岳為使持節南道大都督司徒潘相

樂爲使持節東南道大都督及行臺辛術率衆
南伐癸巳詔進梁王蕭繹爲梁主夏四月壬申東
南道行臺辛術於廣陵送傳國璽甲申以吏部
尚書楊愔爲尚書右僕射丙申室韋國遣使朝
貢六月乙亥清河王岳等班師丁未帝至自晉
陽乙卯帝如晉陽九月辛卯帝自并州幸離石
冬十月乙未至黃櫨嶺仍起長城北至社干戍
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戍十一月辛巳梁王蕭繹
即帝位於江陵是爲元帝遣使朝貢十二月壬

子帝還宮戊午帝如晉陽
四年春正月丙子山胡圍離石戊寅帝討之未
至胡已逃竄因巡三堆戍大狩而歸戊寅庫莫奚
遣使朝貢己丑改鑄新錢文曰常平五銖二月
送茹茹主鐵伐登注及子庫提還北鐵伐尋為
契丹所殺國人復立登注為主仍為其大人阿
富提等所殺國人復立庫提為主夏四月戊戌
帝還宮戊午西南有大聲如雷五月庚午帝校
獵於林慮山戊子還宮九月契丹犯塞壬午帝

北巡冀定幽安仍北討契丹冬十月丁酉帝至平州遂從西道趣長塹詔司徒潘相樂率精騎五千自東道趣青山辛丑至白狼城壬寅經昌黎城復詔安德王韓軌率精騎四千東趣斷契丹走路癸卯至陽師水倍道兼行掩襲契丹甲辰帝親踰山嶺為士卒先指麾奮擊大破之虜獲十萬餘口雜畜數十萬頭樂又於青山大破契丹別部所虜生口皆分置諸州是行也帝露頭袒膊晝夜不息行千餘里唯食肉飲水壯氣

彌厲丁未至營州丁巳登碣石山臨滄海十一月己未帝自平州遂如晉陽閏月壬寅梁帝遣使來聘十二月己未突厥復攻茹茹茹茹舉國南奔癸亥帝自晉陽北討突厥迎納茹茹乃廢其主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爲主置之馬邑州給其禀餼繒帛親追突厥於朔州突厥請降許之而還於是貢獻相繼

五年春正月癸巳帝討山胡從離石道遣太師咸陽王斛律金從顯州道常山王演從晉州道

掎角夾攻大破之斬首數萬獲雜畜十餘萬道平石樓石樓絶險自魏世所不能至於是遠近山胡莫不懾服是月周文帝廢西魏立齊王廓是爲恭帝三月茹茹菴羅辰叛帝親討大破之辰父子北遁太保賀拔仁坐違節度除名夏四月茹茹寇肆州丁巳帝自晉陽討之至恒州黄瓜堆虜騎走時大軍已還帝率麾下千餘騎遇茹茹別部數萬四面圍逼帝神色自若指畫形勢虜衆披靡遂縱兵潰圍而出虜不退走追擊之伏

尸二十里獲菴羅辰妻子及生口三萬餘人五月丁亥地豆干契丹等國並遣使朝貢丁未北討茹茹大破之六月茹茹率部衆東徙將南侵帝率輕騎於金山下邀擊之茹茹聞而遠遁秋七月戊子肅愼遣使朝貢壬辰降罪人庚戌帝至自北伐八月丁巳突厥遣使朝貢庚子以司州牧清河王岳爲太保司空尉粲爲司徒太子太師侯莫陳相爲司空尚書令平陽王淹録尚書事常山王演爲尚書令中書令上黨王渙爲

尚書左僕射乙亥儀同三司元旭以罪賜死丁丑帝幸晉陽己卯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平原王高隆之薨是月詔常山王演上黨王渙清河王岳平原王段韶等率衆於洛陽西南築伐惡城新城嚴城河南城九月帝親自臨幸欲以致周師周師不出乃如晉陽冬十月西魏伐梁元帝於江陵詔清河王岳河東王潘相樂平原王段韶等率衆救之未至而江陵陷梁元帝爲西魏將于謹所殺梁將王僧辯在建康共推

晉安王蕭方智爲太宰都督中外諸軍承制置百官十二月庚申帝北巡至達速嶺覽山川險要將起長城

六年春正月壬寅清河王岳以衆軍渡江克夏首送梁郢州刺史陸法和詔以梁散騎常侍貞陽侯蕭明爲梁王遣尚書左僕射上黨王渙率衆送之二月甲子以陸法和爲使持節都督荆雍江巴梁益湘萬交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梁鎮北將軍侍中荆州刺

史宋彥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鄆州刺史甲戌上黨王渙克譙郡三月丙戌上黨王渙克東關斬梁將裴之横俘斬數千景申帝至自晉陽封世宗二子孝珩爲廣寧王延宗爲安德王戊戌帝臨昭陽殿聽獄決訟夏四月庚申帝如晉陽丁卯儀同蕭軌克梁晉熙城以爲江州戊寅突厥遣使朝貢梁反人李山花自號天子逼魯山城五月乙酉鎮城李仲侃擊斬之庚寅帝至自晉陽蕭明入于建鄴丁未茹茹遣使朝貢六月壬

子詔曰梁國遘禍主喪臣離逿彼炎方盡生荆棘興亡繼絶義在於我納以長君拯其危弊比送梁主已入金陵藩禮既脩分義方篤越鳥之思豈忘南枝凡是梁民宜聽反國以禮發遣丁卯帝如晉陽壬申親討茹茹甲戌諸軍大會於祁連池乙亥出塞至厙狄谷百餘里内無水泉六軍渴之俄而大雨戊寅梁主蕭明遣其子章兼侍中袁泌兼散騎常侍楊裕奉表朝貢秋七月己卯帝頓白道留輜重親率輕騎五千追茹

茹壬午及於懷朔鎮帝躬當矢石頻大破之遂至
沃野獲其俟利鵠焉力婁阿帝吐頭發郁久閭
狀延等并口二萬餘牛羊數十萬頭茹茹俟利
郁久閭李家提率部人數百降壬辰帝還晉陽
九月乙卯帝至自晉陽冬十月梁將陳霸先襲
王僧辯殺之廢蕭明復立蕭方智爲主辛亥帝
如晉陽十一月丙戌高麗遣使朝貢梁秦州刺
史徐嗣輝南豫州刺史任約等襲據石頭城並
以州內附壬辰大都督蕭軌率衆至江遣都督

柳達摩等渡江鎮石頭東南道行臺趙彥深獲秦郡等五城戶二萬餘所在安緝之己亥太保司州牧清河王岳薨是月柳達摩爲霸先攻逼以石頭降十二月戊申庫莫奚遣使朝貢是年發夫一百八十萬人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餘里

七年春正月甲辰帝至自晉陽於鄴城西馬射大集衆庶而觀之二月辛未詔常山王演等於涼風堂讀尚書奏按論定得失帝親決之三月

丁酉大都督蕭軌等率衆濟江夏四月乙丑儀
同婁叡率衆討魯陽蠻大破之丁亥詔造金華
殿五月景申漢陽王洽薨是月帝以肉為斷慈
遂不復食六月乙卯蕭軌等與梁師戰於鍾山
之西遇霖雨失利軌及都督李希光王敬寶東
方老軍司裴英起並沒士卒散還者十二三乙
丑梁湘州刺史王琳獻馴象是年脩廣三臺宮
殿秋七月己亥大赦天下八月庚申帝如晉陽
九月甲辰庫莫奚遣使朝貢冬十月丙戌契丹

遣使朝貢是月發山東寡婦二千六百人以配軍士有夫而濫奪者五分之一是月周文帝殂十一月壬子詔曰崐山作鎮厥號神州瀛海爲池是稱赤縣蒸民乃粒司牧存焉王者之制沿革迭起方割成災肇分十二水土既平還復九州道或繁簡義在通時殷因於夏無所改作然則日月纏於天次王公國於地野皆所以上叶玄儀下符川嶽逮于秦政鞭撻區寓罷侯置守天下爲家泊兩漢承基曹馬屬統其間損益難

以勝言魏自孝昌之季數鍾澆否祿去公室政出多門衣冠道盡黔首塗炭銅馬鐵脛之徒黑山青犢之侶梟張晉趙豕突燕秦綱紀從兹而頹彝章因此而紊是使豪家大族鳩率鄉部託迹勤王規自署置或外家公主女謁內成昧利納財啓立州郡離大合小本逐時宜剖竹分符蓋不獲已牧守令長虛增其數求功錄實諒足爲煩損害公私爲弊殊久既乖爲政之禮徒有驅羊之費自爾因循未遑删改朕寅膺寶曆恭

臨八荒建國經野務存簡易將欲鎮躁歸靜反薄還淳苟失其中理從刋正傍觀舊史逖聽前言周曰成康漢稱文景編戶之多古今爲最而丁口減於疇日守令倍於昔辰非所以馭俗調風示民軌物且五嶺內賓三江迴化拓土開疆利窮南海但要荒之所舊多浮僞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戶之民空張郡目譬諸木犬猶彼泥龍循名督實事歸烏有今所併省一依別制於是併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縣二

鎮二十六戍人制刺史令盡行並隸不給幹物十二月西魏相宇文覺受魏禪先是自西河揔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

八年春三月大熱人或暍死夏四月庚午詔諸取蝦蠏蜆蛤之類悉令停斷唯聽捕魚乙酉詔公私鷹鶻俱亦禁絕以太師咸陽王斛律金爲右丞相前大將軍扶風王可朱渾道元爲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仁爲太保尚書令常山王

演為司空録尚書事長廣王湛爲尚書令尚書右僕射楊愔爲尚書左僕射以并省尚書右僕射崔暹爲尚書右僕射上黨王渙録尚書事是月帝在城東馬射勑京師婦女悉赴觀不赴者罪以軍法七月乃止五月辛酉冀州民劉向於京師謀逆黨與皆伏誅秋八月己巳庫莫奚遣使朝貢庚辰詔丘郊禘祫時祀皆仰市取少牢不得剖割有司監視必令豐備農社先蠶酒肉而已雩禖風雨司民司禄靈星雜祀果餅酒脯

唯當務盡誠敬義同如在自夏至九月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畿内八郡大蝗是月飛至京師蔽日聲如風雨甲辰詔今年遭蝗之處免租是月周冢宰宇文護殺其主閔帝而立帝弟毓是爲明帝冬十月乙亥陳霸先弑其主方智自立是爲陳武帝遣使稱藩朝貢是年於長城内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紇戍凡四百餘里九年春二月丁亥降罪人已丑詔限仲冬一月燎野不得他時行火損昆虫草木三月丁酉帝

至自晉陽夏四月辛巳大赦是夏大旱帝以祈
雨不應毁西門豹祠掘其冢山東大蝗差夫役
捕而坑之是月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以城叛
入於周五月辛巳尚書令長廣王湛録尚書事
驃騎大將軍平秦王歸彦爲尚書左僕射甲辰
以前尚書左僕射楊愔爲尚書令六月乙丑帝
自晉陽北巡己巳至祁連池戊寅還晉陽秋七
月辛丑給京畿老人劉奴等九百四十三人版
職及杖帽各有差戊申詔趙燕瀛定南營五州

冀司州廣平清河三郡去年螽澇損田兼春夏少雨苗稼薄者免今年租賦八月乙丑至自晉陽甲戌帝如晉陽是月陳江州刺史沈泰以三千人內附先是發丁匠三十餘萬營三臺於鄴下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及遊豫園至是三臺成改銅爵曰金鳳金獸曰聖應冰井曰崇光十一月甲午帝至自晉陽登三臺御乾象殿朝讌羣臣竝命賦詩以宮成丁酉大赦內外文武普汎一大階丁巳梁湘州刺史王琳遣使

請立蕭莊爲梁主仍以江州内屬令莊居之十
二月癸酉詔梁王蕭莊爲梁主進居九派戊寅
以太傅可朱渾道元爲太師司徒尉粲爲太尉
冀州刺史段韶爲司空録尚書事常山王演爲
大司馬録尚書事長廣王湛爲司徒是月起大
莊嚴寺是年殺永安王浚上黨王渙
十年春正月戊戌以司空侯莫陳相爲大將軍
甲寅帝如遼陽甘露寺乙卯詔於麻城置衞州
二月丙戌帝於甘露寺禪居深觀唯軍國大政

奏聞二月戊戌以侍中高德政爲尚書右僕射
丙辰帝至自遼陽是月梁主蕭莊至郢州遣使
朝貢閏四月丁酉以司州牧彭城王浟爲司空
侍中高陽王湜爲尚書右僕射乙巳以司空彭
城王浟兼太尉封皇子紹廉爲長樂郡王五月
癸未誅始平公元世東平公元景式等二十五
家特進元韶等十九家並令禁止六月陳武帝
殂兄子蒨立是爲文帝秋八月戊戌封皇太子
紹義爲廣陽郡王以尚書右僕射河間王孝琬

爲尚書左僕射癸卯詔諸軍民或有父祖改姓冒入元氏或假託攜認妄稱姓元者不問世數遠近悉聽改復本姓九月己巳帝如晉陽是月使酈懷則陸仁惠使於蕭莊冬十月甲午帝暴崩於晉陽宮德陽堂時年三十遺詔凡諸凶事一依儉約三年之喪雖曰達禮漢文革刱通行自昔義有存焉同之可也喪月之斷限以三十六日嗣主百寮內外遐邇奉制割情悉從公除癸卯發喪斂於宣德殿十一月辛未梓宮還

京師十二月乙酉殯於太極前殿
乾明元年二月丙申葬於武寧陵謚曰文宣皇
帝廟號威宗武平初又改爲文宣廟號顯祖帝
少有大度志識沉敏外柔內剛果敢能斷雅好
吏事測始知終理劇處繁終日不倦初踐大位
留心政術以法馭下公道爲先或有違犯憲章
雖密戚舊勳必無容舍內外清靖莫不祗肅
至於軍國幾策獨決懷抱規模宏遠有人君大略
又以三方鼎峙諸夷未賓脩繕甲兵簡練士卒左

右宿衞置百保軍士每臨行陣親當矢石鋒刃交接唯恐前敵之不多屢犯艱危常致克捷常於東山遊讌以關隴未平投杯震怒召魏收於御前立爲詔書宣示遠近將事西伐是歲周文帝殂西人震恐常爲度隴之計既征伐四克威振戎夏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連耽湎肆行淫暴或躬自鼓舞歌謳不息從旦通宵以夜繼晝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拔刃張弓遊於市肆勳戚之第朝夕臨幸時

乘馲駝牛驢不施鞍勒盛暑炎赫隆冬酷寒或日中暴身去衣馳騁從者不堪帝居之自若親戚貴臣左右近習侍從錯雜無復差等徵集淫嫗分付從官朝夕臨視以為娛樂凡諸殺害多令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河沉酗既久彌以狂惑至於末年每言見諸鬼物亦云聞異音聲情有蔕芥必在誅戮諸元宗室咸加屠剿永安上黨竝致寃酷高隆之高德政杜弼王元景李蒨之等皆以非罪加害嘗在晉陽以矟戲刺

都督尉子耀應手即殞又在三臺大光殿上以鐻鐻都督穆嵩遂至於死又嘗幸開府暴顯家有都督韓悊無罪忽於衆中喚出斬之自餘酷濫不可勝紀朝野憯憯各懷怨毒而素以嚴斷臨下加之默識彊記百寮戰慄不敢爲非文武近臣朝不謀夕又多所營繕百役繁興舉國騷擾公私勞斃凡諸賞賚無復節限府藏之積遂至空虛自皇太后諸王及內外勳舊愁懼危悚計無所出曁于末年不能進食唯數飲酒麴糵

成災因而致斃

論曰高祖平定四胡威權延世遷鄴之後雖主器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顯祖因循鴻業內外協從自朝及野羣心屬望東魏之地舉世樂推曾未朞月玄運集己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翕斯致治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世未有饗國弗永實由斯疾胤嗣殄絕固亦餘殃者也

贊曰天保定位受終攸屬奄宅區夏爰膺帝籙

勢叶謳歌情毀龜玉始存政術聞斯德音罔遵

克念乃肆其心窮理殘虐盡性荒淫

帝紀第四　北齊書四

帝紀第五　　北齊書五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　百藥　撰

廢帝

廢帝殷字正道文宣帝之長子也母曰李皇后天保元年立爲皇太子時年六歲性敏慧初學反語於跡字下注云自反時侍者未達其故太子曰跡字足傍亦爲跡豈非自反耶常宴北宫獨令河間王勿入左右問其故太子曰世宗遇賊處河間王復何宜在此文宣每言太子得漢

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立太原王初詔國子博士李寶鼎傅之寶鼎卒復詔國子博士邢峙侍講太子雖富於春秋而溫裕開朗有人君之度貫綜經業省覽時政甚有美名七年冬文宣召朝臣文學者及禮學官於宮宴會令以經義相質親自臨聽太子手筆措問在坐莫不歎美九年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旨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孌童之床不入

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
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栁下嫗而不
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賚絹百疋後文
宣登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
再三不斷其首文宣怒親以馬鞭撞太子三下
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時復昏擾十年十一月文
宣崩癸卯太子即帝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內
外百官普加汎級亡官失爵聽復資品庚戌尊
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詔九州軍

人七十已上授以板職武官年六十已上及癃病不堪驅使者竝皆放免士木營造金銅鐵諸雜作工一切停罷十一月乙卯以右丞相咸陽王斛律金爲左丞相以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爲太傅以司徒長廣王湛爲太尉以司空段韶爲司徒以平陽王淹爲司空高陽王湜爲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爲司州牧侍中燕子獻爲右僕射戊午分命使者巡省四方求政得失省察風俗問人疾苦十二月戊戌改封上黨王紹仁

爲漁陽王紹義爲范陽王長樂王紹廣爲隴西王是歲周武成元年

乾明元年庚辰春正月癸丑朔改元己未詔寛徭賦癸亥高陽王湜薨是月車駕至自晉陽癸亥以太傅常山王演爲太師録尚書事以太尉長廣王湛爲大司馬并省録尚書事以尚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彦爲司空趙郡王叡爲尚書左僕射詔諸元良口配沒宮内及賜人者並放免甲辰帝幸芳林園親録囚徒死罪已下降免各

有差乙巳太師常山王演矯詔誅尚書令楊愔尚書左僕射燕子獻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散騎常侍鄭子默戊申以常山王演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大司馬長廣王湛爲太傅京畿大都督以司徒段韶爲大將軍以前司空平陽王淹爲太尉以司空平秦王歸彥爲司徒彭城王浟爲尚書令又以高麗王世子湯爲使持節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是月王琳爲陳所敗蕭莊自拔至和

州三月甲寅詔軍國事皆申晉陽稟大丞相常
山王規笇壬申封文襄第二子孝珩爲廣寧王
第三子長恭爲蘭陵王夏四月癸亥詔河南定
冀趙瀛滄南膠光青九州往因螽水頗傷時稼
遣使分塗贍恤是月周明帝崩五月壬子以開
府儀同三司劉洪徽爲尚書右僕射秋八月壬
午太皇太后令廢帝爲濟南王令食一郡以大
丞相常山王演入纂大統是日王居別宮皇建
二年九月殂於晉陽年十七帝聰慧夙成寬厚

仁智天保間雅有令名及承大位楊愔燕子獻宋欽道等同輔以常山王地親望重內外畏服加以文宣初崩之日太后本欲立之故愔等並懷猜忌常山王憂悵乃白太后誅其黨時平秦王歸彥亦預謀焉皇建二年秋天文告變歸彥慮有後害仍白孝昭以王當咎乃遣歸彥馳驛至晉陽宮殺之王薨後孝昭不豫見文宣為祟孝昭深惡之厭勝術備設而無益也薨三旬而孝昭崩大寧二年葬於武寧之西北諡閔悼王

初文宣命邢卲制帝名殷字正道帝從而尤之曰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卲懼請改焉文宣不許曰天也因謂孝昭帝曰奪但奪愼勿殺也

帝紀第五　　北齊書五

此卷與北史同

北齊書六

帝紀第六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孝昭

孝昭皇帝演字延安神武皇帝第六子文宣皇帝之母弟也幼而英特早有大成之量武明皇太后早所愛重魏元象元年封常山郡公及文襄執政遣中書侍郎李同軌就霸府爲諸弟師帝所覽文籍源其指歸而不好辭彩每歎云雖盟津之師左驂震而不衄以爲能遂篤志讀漢

書至李陵傳恒壯其所為焉聰敏過人所與遊處一知其家諱終身未嘗誤犯同軌病卒又命開府長流參軍刁柔代之性嚴褊不適誘訓之宜中被遣出帝送出閤慘然斂容淚數行下左右莫不歔欷其敬業重舊也如此天保初進爵為王五年除并省尚書令帝善斷割長於文理省内畏服七年從文宣還鄴文宣以尚書奏事多有異同令帝與朝臣先論定得失然後敷奏帝長於政術剖斷咸盡其理文宣歎重之八年

轉司空録尚書事九年除大司馬仍録尚書時文宣溺於遊宴帝憂憤形於神色文宣覺之謂帝曰但令汝在我何爲不縱樂帝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文宣亦大悲抵盃於地曰汝以此嫌我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御盃盡皆壞棄後益沉湎或入諸貴戚家角力批拉不限貴賤唯常山王至內外肅然帝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晞以爲不可帝不從因間極言遂逢大怒順成后本魏朝宗室文宣欲帝離之陰爲帝廣

求淑媛望移其寵帝雖承旨有納而情義彌重帝性頗嚴尚書郎中剖斷有失輒加捶楚令史姦慝便即考竟文宣乃立帝於前以刀環擬脅召被帝罰者臨以白刃求帝之短咸無所陳方見解釋自是不許笞箠郎中後賜帝魏時宮人醒而忘之謂帝擅取遂以刀環亂築因此致困皇太后日夜啼泣文宣不知所爲先是禁友王睎乃捨之令侍帝帝月餘漸瘳不敢復諫及文宣崩帝居禁中護喪事幼主即位乃即朝班除

太傅錄尚書朝政皆決於帝月餘乃居藩邸自
是詔勑多不關帝客或言於帝曰鷙鳥捨巢必
有探卵之患今日之地何宜屢出乾明元年從
廢帝赴鄴居于領軍府時楊愔燕子獻可朱渾
天和宋欽道鄭子默等以帝威望既重內懼權
逼請以帝爲太師司州牧錄尚書事長廣王湛
爲大司馬錄并省尚書事解京畿大都督帝時
以尊親而見猜斥乃與長廣王期獵謀之於野
三月甲戌帝初上省旦發領軍府大風暴起壞

所御車幔帝甚惡之及至省朝士咸集坐定酒數行於坐執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等於坐帝戎服與平原王段韶平秦王高歸彦領軍劉洪徽入自雲龍門於中書省前遇散騎常侍鄭子默又執之同斬於御府之内帝至東閤門都督成休寧抽刃呵帝帝令高歸彦喻之休寧厲聲大呼不從歸彦既爲領軍素爲兵士所服悉皆弛仗休寧歎息而罷帝入至昭陽殿幼主太皇太后皇

太后竝出臨御坐帝奏愔等罪求伏專擅之辜
時庭中及兩廊下衛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
武衛娥永樂武力絶倫又被文宣重遇撫刃思
効廢帝性吃訥兼倉卒不知所言太皇太后又
為皇太后誓言帝無異志唯去逼而已高歸彦
勑勞衛士解嚴永樂乃內刀而泣帝乃令歸彦
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以京畿軍入守門閤斬
娥永樂於園詔以帝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
録尚書事相府佐史進位一等帝尋如晉陽有

詔軍國大政咸諮決焉帝既當大位知無不為擇其令典考綜名實廢帝恭已以聽政太皇太后尋下令廢少主命帝統大業

皇建元年八月壬午皇帝即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改乾明元年為皇建詔奉太皇太后還稱皇太后皇太后稱文宣皇后宮曰昭信乙酉詔自太祖創業已來諸有佐命功臣子孫絕滅國統不傳者有司搜訪近親以名聞當量為主後諸郡國老人各授版職賜黃帽鳩杖又詔謇正

之士竝聽進見陳事軍人戰亡死王事者以時

申聞當加榮贈督將朝士名望素高位歷通顯

天保以來未蒙追贈者亦皆錄奏又以廷尉中

丞執法所在繩違按罪不得舞文弄法其官奴

婢年六十已上免為庶人戊子以太傅長廣王

湛為右丞相以太尉平陽王淹為太傅以尚書

令彭城王浟為大司馬壬辰詔分遣大使巡省

四方觀察風俗問人疾苦考求得失搜訪賢良

甲午詔曰昔武王尅殷先封兩代漢魏二晉無

廢茲典及元氏統歷不率舊章朕纂承大業思
弘古典但二王三恪舊說不同可議定是非列
名條奏其禮儀體式亦仰議之又詔國子寺可
備立官屬依舊置生講習經典歲時考試其文
襄帝所運石經宜即施列於學館外州大學亦
仰典司勤加督課景申詔九州勳人有重封者
聽分授子弟以廣骨肉之恩九月壬申詔議定
三祖樂冬十一月辛亥立妃元氏為皇后世子
百年為皇太子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癸丑

有司奏太祖獻武皇帝廟宜奏武德之樂舞昭
烈之舞世宗文襄皇帝廟宜奏文德之樂舞宣
政之舞顯祖文宣皇帝廟宜奏文正之樂舞光
大之舞詔曰可庚申詔以故太師尉景故太師
竇泰故太師太原王婁昭故太宰章武王厙狄
干故太尉段榮故太師万俟普故司徒蔡儁故
太師高乾故司徒莫多婁貸文故太保劉貴故
太保封祖裔故廣州刺史王懷十三人配饗太
祖廟庭故太師清河王岳故太宰安德王韓軌

故太宰扶風王可朱渾道元故太師高昂故大司馬劉豐故太師万俟受洛干故太尉慕容紹宗七人配饗世宗廟庭故太尉河東王潘相樂故司空薛脩義故太傅破六韓常三人配饗顯祖廟庭是月帝親戎北討庫莫奚出長城虜奔遯分兵致討大獲牛馬括揔入晉陽宮十二月景午車駕至自晉陽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圓丘壬子禘於太廟癸丑詔降罪人各有差二月丁丑詔內外執事之官

從五品已上及三府主簿録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二年之内各舉一人冬十月景子以尚書令彭城王勰為太保長樂王尉粲為大尉己酉野雉棲于前殿之庭十一月甲辰詔曰朕嬰此暴疾奄忽無逮今嗣子沖眇未閑政術社稷業重理歸上德右丞相長廣王湛研機測化體道居宗人雄之望海内瞻仰同胞共氣家國所憑可遣尚書左僕射趙郡王叡喻旨徵王統兹大寳其喪紀

之禮一同漢文三十六日悉從公除山陵施用務從儉約先是帝不豫而無闕聽覽是月崩於晉陽宮時年二十七大寧元年閏十二月癸卯梓宮還鄴上謚曰孝昭皇帝庚午葬於文靖陵帝聰敏有識度深沉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望風表迥然獨秀自居臺省留心政術閑明簿領吏所不逮及正位宸居彌所尅勵輕徭薄賦勤恤人隱內無私寵外收人物雖后父位亦特進無別日昃臨朝務知人之善惡

每訪問左右甚獲直言嘗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爲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爾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嫌疎漏澤因被寵遇甚樂聞過也如此趙郡王叡與庫狄顯安侍坐帝曰須拔我同堂弟顯安我親姑子今序家人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多妄言曰若何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

捷人常以爲非而今行之非妄言耶帝握其手
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
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來久將整之以至無爲
耳又問王晞晞荅如顯安皆從容受納性至孝
太后不豫出居南宮帝行不正履容色貶悴衣
不解帶殆將四旬殿去南宮五百餘步雞鳴而
去辰時方還來去徒行不乘輿輦太后所苦小
增便即寢伏閤外食飲藥物盡皆躬親太后常
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帷前以爪掐手心血流

出袖友愛諸第無君臣之隔雄斷有謀于時國
富兵強將雪神武遺恨意在頓駕平陽為進取
之策遠圖不遂惜哉初帝與濟南約不相害及
輿駕在晉陽武成鎮鄴望氣者云鄴城有天子
氣帝常恐濟南復興乃密行鴆毒濟南不從乃
扼而殺之後頗愧悔初苦內熱頻進湯散時有
尚書令史姓趙於鄴見文宣從楊愔燕子獻等
西行言相與復讎帝在晉陽宮與毛夫人亦見
焉遂漸危篤備禳厭之事或煑油四灑或持炬

燒逐諸厲方出殿梁騎棟上歌呼自若了無懼
容時有天狗下乃於其所講武以厭之有兔驚
馬帝墜而絕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帝
不對太后怒曰殺去耶不用吾言死其宜矣臨
終之際唯扶服床枕叩頭求哀遣使詔追長廣
王入纂大統手書云宜將吾妻子置一好處勿
學前人也

論曰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已遷鄴之後雖主
器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鴻業內

外叶從自 朝及野群心屬望東魏之地舉國樂
推曾未朞月遂登宸極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
然數年之間朝野安乂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
狂昬邪殘暴近代未有饗國不永實由斯疾濟
南繼業大革其弊風教粲然搢紳稱幸股肱輔
弼雖懷厥誠既不能贊弘道德和睦親懿又不
能遠慮防身深謀衛主應斷不斷自取其咎臣
既誅夷君尋廢辱皆任非其器之所致爾孝昭
早居臺閣故事通明人吏之間無所不委文宣

崩後大革前弊及臨尊極留心更深時人服其明而識其細也情好稽古率由禮度將封先代之胤且敦學校之風徵召英賢文武畢集于時周氏朝政移於宰臣主將相猜不無危殆乃睠關右實懷兼并之志經謀宏遠寔當代之明主而降年不永其故何哉豈幽顯之間實有報復將齊之基宇止存於斯欲帝大之天不許也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武成

世祖武成皇帝諱湛神武皇帝第九子孝昭皇帝之母弟也儀表瓌傑神武尤所鍾愛神武方招懷荒遠乃爲帝聘蠕蠕太子菴羅辰女號隣和公主帝時年八歲冠服端嚴神情閑遠華戎歎異元象中封長廣郡公天保初進爵爲王拜尚書令尋兼司徒遷太尉乾明初楊愔等密相

踈忌以帝爲大司馬領并州刺史帝旣與孝昭
謀誅諸執政遷太傅録尚書事領京畿大都督
皇建初進位右丞相孝昭幸晉陽帝以懿親居
守鄴政事咸見委託二年孝昭崩遺詔徵帝入
統大位及晉陽宮發喪於崇德殿皇太后令所
司宣遺詔左丞相斛律金率百僚敦勸三奏乃
許之
大寧元年冬十一月癸丑皇帝即位於南宮大
赦改皇建二年爲大寧乙卯以司徒平秦王歸

彥爲太傅以尚書右僕射趙郡王叡爲尚書令
以太尉尉粲爲太保以尚書令段韶爲大司馬
以豐州刺史婁叡爲司空以太傅平陽王淹爲
太宰以太保彭城王浟爲太師錄尚書事以冀
州刺史博陵王濟爲太尉以中書監任城王湝
爲尚書左僕射以并州刺史斛律光爲右僕射
封孝昭皇帝太子百年爲樂陵郡王庚申詔大
使巡行天下求政善惡問人疾苦擢進賢良是
歲周武帝保定元年

河清元年春正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辛巳祀南郊壬午享太廟景戌立妃胡氏爲皇后子緯爲皇太子大赦內外百官普加汎級諸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己亥以前定州刺史馮翊王潤爲尚書左僕射詔斷屠殺以順春令二月丁未以太宰平陽王淹爲青州刺史太傅領司徒以領軍大將軍宗師平秦王歸彥爲太宰冀州刺史乙卯以兼尚書令任城王湝爲司徒詔散騎常侍崔瞻聘于陳夏四月辛丑皇太后婁氏崩乙

巳青州刺史上言今月庚寅河濟清以河濟清
改大寧二年爲河清降罪人各有差五月甲申
祔葬武明皇后於義平陵巳丑以尚書右僕射
斛律光爲尚書令秋七月太宰冀州刺史平章
王歸彥據土反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討擒
之乙未斬歸彥幷其三子及黨與二十人於都
市丁酉以大司馬段韶爲太傅以司空婁叡爲
司徒以太傅平陽王淹爲太宰以尚書令斛律
光爲司空以太子太傅趙郡王叡爲尚書令中

書監河間王孝琬爲尚書左僕射癸亥行幸晉陽陳人來聘冬十一月丁丑詔兼散騎常侍封孝琰使於陳十二月景辰車駕至自晉陽是歲殺太原王紹德

二年春正月乙亥帝詔臨朝堂策試秀才以太子少傅魏收爲兼尚書右僕射己卯兼右僕射魏收以阿縱除名乙丑以武明皇后配祭北郊辛卯帝臨都亭錄見囚降在京罪人各有差三月乙丑詔司空斛律光督五營軍士築戍於軹關

壬申室韋國遣使朝貢景戌以兼尚書右僕射趙彥琛爲左僕射夏四月并汾京東雍南汾五州蟲旱傷稼遣使賑恤戊午陳人來聘五月壬午詔以城南雙堂閏位之苑廻造大摠持寺六月乙巳齊州言濟河水口見八龍昇天乙卯詔兼散騎常侍崔子武使于陳庚申司州牧河南王孝瑜薨秋八月辛丑詔以三臺宮爲大興聖寺冬十二月癸巳陳人來聘己酉周將楊忠師突厥阿史那木可汗等二十餘萬人自恒州分

爲三道殺掠吏人是時大雨雪連月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霜晝下雨血於太原戊午帝至晉陽己未周軍逼幷州又遣大將軍達奚武帥衆數萬至東雍及晉州與突厥相應是歲室韋庫莫奚靺鞨契丹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庚申朔周軍至城下而陳戰於城西周軍及突厥大敗人畜死者相枕數百里不絶詔平原王段韶追出塞而還三月辛酉以律令班下大赦己巳盜殺太師彭城王浟庚辰以司空

斛律光爲司徒以侍中武興王普爲尚書左僕射甲申以尚書令馮翊王潤爲司空夏四月辛卯詔兼散騎常侍皇甫亮使於陳五月甲子帝至自晉陽壬午以尚書令趙郡王叡爲錄尚書事以前司徒婁叡爲太尉甲申以太傅段韶爲太師丁亥以太尉任城王湝爲大將軍壬辰行幸晉陽六月庚子大雨晝夜不息至甲辰乃止是月晉陽訛言有鬼兵百姓競擊銅鐵以捍之殺樂陵王百年歸宇文媪于周秋九月乙丑封

皇子綽爲南陽王儼爲東平王是月歸閻媼于周陳人來聘突厥寇幽州入長城虜掠而還閏月乙未詔遣十二使巡行水潦州免其租調乙巳突厥寇幽州周軍三道竝出使其將尉遲迥寇洛陽楊標入軹關權景宣趣懸瓠冬十一月甲午迥等圍洛陽戊戌詔兼散騎常侍劉逖使於陳甲辰太尉婁叡大破周軍於軹關擒楊標十二月乙卯豫州刺史王士良以城降周將權景宣丁巳帝自晉陽南討己未太宰平陽王淹

薨壬戌太師段韶大破尉遲迥等解洛陽圍丁
卯帝至洛陽免洛州經周軍處一年租賦赦州
城内死罪已下囚己巳以太師段韶爲太宰以
司徒斛律光爲太尉并州刺史蘭陵王長恭爲
尚書令壬申帝至武牢經滑臺次於黎陽所經
減降罪人景子車駕至自洛陽是歲高麗靺鞨
新羅並遣使朝貢山東大水飢死者不可勝計
詔發賑給事竟不行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大將軍任城王湝爲大司

馬辛未幸晉陽二月甲寅詔以新羅國王金眞興爲使持節東夷校尉樂浪郡公新羅王壬申以年穀不登禁酤酒己卯詔減百官食禀各有差三月戊子詔給西兗梁滄趙州司州之東郡陽平清河武都冀州之長樂渤海遭水潦之處貧下戶粟各有差家別斗升而已又多不付是月彗星見有物隕於殿庭如赤漆鼓帶小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對又有神見於後園萬壽堂前山穴中其體壯大不辨其面兩齒絶白長出

於脣帝直宿嬪御已下七百人咸見焉帝又夢
之夏四月戊午大將軍東安王婁叡坐事免乙
亥陳人來聘太史奏天文有變其占當有易王
景子乃使太宰段韶兼太尉持節奉皇帝璽綬
傳位於皇太子大赦改元爲天統元年百官進
級降罪各有差又詔皇太子妃斛律氏爲皇后
於是群公上尊號爲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
奏聞始將傳政使內參乘子尚乘驛送詔書於
鄴子尚出晉陽城見人騎隨後忽失之尚未至

鄴而其言已布矣天統四年十二月辛未太上
皇帝崩於鄴宮乾壽堂時年三十二尊曰武成
皇帝廟號世祖五年二月甲申葬於永平陵

帝紀第七　北齊書七

此卷與北史同

帝紀第八　北齊書八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後主

幼主

後主諱緯字仁綱武成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胡皇后夢於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天保七年五月五日生帝於并州邸帝少美容儀武成特所愛寵拜王世子及武成入纂大業大寧二年正月景戌立爲皇太子河清四年武成禪

位於帝

天統元年夏四月景子皇帝即位於晉陽宮大赦改河清四年爲天統丁丑以太保賀拔仁爲太師太尉侯莫陳相爲太保司空馮翊王潤爲司徒錄尚書事趙郡王叡爲司空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爲尚書令庚寅以瀛州刺史尉粲爲太尉斛律光爲大將軍東安王婁叡爲太尉尚書僕射趙彥深爲左僕射六月壬戌彗星出文昌東北其大如手後稍長乃至丈餘百日乃

滅己巳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王季高使於
陳秋七月乙未太上皇帝詔增置都水使者一
人冬十一月癸未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己丑太
上皇帝詔改太祖獻武皇帝爲神武皇帝廟號
高祖獻明皇后爲武明皇后其文宣謚號委有
司議定十二月庚戌太上皇帝狩於北郊壬子
狩於南郊乙卯狩於西郊壬戌太上皇帝幸晉
陽丁卯帝至自晉陽庚午有司奏改高祖文宣
皇帝爲威宗景烈皇帝是歲高麗契丹靺鞨並

遣使朝貢河南大疫

二年丙戌春正月辛卯祀圓丘癸巳祫祭於太
廟詔降罪人各有差景申以吏部尚書尉瑾為
尚書右僕射庚子行幸晉陽二月庚戌太上皇
帝至自晉陽壬子陳人來聘三月乙巳太上皇
帝詔以三臺施興聖寺以旱故降禁囚夏四月
陳文帝殂五月乙酉以兼尚書左僕射武興王
普為尚書令己亥封太上皇帝子儼為東平王
仁弘為齊安王仁固為北平王仁英為高平王

仁光爲淮南王六月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
韋道儒聘於陳秋八月太上皇帝幸晉陽冬十
月己卯以太保侯莫陳相爲太傅大司馬任城
王湝爲太保太尉婁叡爲大司馬徒馮翊王潤
爲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韓祖念爲司徒十一月
大雨雪盜竊太廟御服十二月乙丑陳人來聘
是歲殺河間王孝琬突厥靺鞨國並遣使朝貢
於周爲天和元年
三年春正月壬辰太上皇帝至自晉陽乙未大

雪平地二尺戊戌太上皇帝詔京官執事散官三品已上各舉三人五品已上各舉二人稱事七品已上及殿中侍御史尚書都檢校御史主書及門下錄事各舉一人鄴宮九龍殿災延燒西廊二月壬寅朔帝加元服大赦九州職人各進四級內外百官普進二級夏四月癸丑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司馬幼之使於陳五月甲午太上皇帝詔以領軍大將軍東平王儼爲尚書令乙未大風晝晦發屋拔樹六月已未太上

皇帝詔封皇子仁機爲西河王仁約爲樂浪王
仁儉爲頴川王仁雅爲安樂王仁統爲丹陽王仁謙
爲東海王閏六月辛巳左丞相斛律金薨壬午
太上皇帝詔尚書令東平王儼録尚書事以尚
書左僕射趙彥深爲尚書令幷省尚書左僕射
婁定遠爲尚書左僕射中書監徐之才爲右僕
射秋八月辛未太上皇帝詔以太保任城王湝
爲太師太尉馮翊王潤爲大司馬太宰段韶爲
左丞相太師賀拔仁爲右丞相太傅侯莫陳相

爲大宰大司馬婁叡爲太傅大將軍斛律光爲
太保司徒韓祖念爲大將軍司空趙郡王叡爲
太尉尚書令東平王儼爲司徒九月己酉太上皇
帝詔諸寺署所綰雜保戶姓高者天保之初雖
有優勑權假力用未免者今可悉蠲雜戶任屬
郡縣一准平人丁巳太上皇帝幸晉陽是秋山
東大水人飢僵尸滿道冬十月突厥大莫婁室
韋百濟靺鞨等國各遣使朝貢十一月甲午以
晉陽大明殿成故大赦文武百官進二級免并

州居蕆城太原一郡來年租賦癸未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十二月巳巳太上皇帝詔以故左丞相趙郡王琛配饗神武廟庭

四年正月詔以故清河王岳河東王潘相樂十人並配饗神武廟庭癸亥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鄭大護隨於陳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詔以司徒東平王儼爲大將軍南陽王綽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徐顯秀爲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廣寧王孝珩爲尚書令夏四月辛未鄴宮昭陽殿

災及宣光瑤華等殿辛巳太上皇帝幸晉陽五
月癸夘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爲左僕射中書
監和士開爲右僕射壬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
自正月不雨至於是月六月甲子朔大雨甲申
大風拔木折樹是月彗星見于東井秋九月景
申周人來通和太上皇帝詔侍中斛斯文略報
聘于周冬十月辛巳以尚書令廣寧王孝珩爲
録尚書左僕射胡長仁爲尚書令右僕射和士
開爲左僕射中書監唐邕爲右僕射十一月壬

辰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李翥使於陳是月
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而自立十二月辛未
太上皇帝崩景子大赦九州職人普加一級内外
百官竝加兩級戊寅太上皇后胡尊號爲皇太后
甲申詔細作之務及所在百工悉罷之又詔掖
庭晉陽中山宫人等及鄴下并州太官官口二
處其年六十巳上及有癃患者仰所司簡放庚寅
詔天保七年巳來諸家縁坐配流者所在令還
是歲契丹靺鞨國竝遣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辛亥詔以金鳳等三臺未入寺者
施大興聖寺是月殺定州刺史博陵王濟二月
乙丑詔應宮刑者普免刑爲官口又詔禁網捕
鷹鷂及畜養籠放之物癸酉大莫婁國遣使朝
貢己丑改東平王儼爲琅邪王詔侍中叱列長
文使於周是月殺太尉趙郡王叡三月丁酉以
司空徐顯秀爲太尉并省尚書令婁定遠爲司
空是月行幸晉陽夏四月甲子詔以并州尚書
省爲大基聖寺晉祠爲大崇皇寺乙丑車駕至

自晉陽秋七月己丑詔降罪人各有差戊申詔
使巡省河北諸州無雨處境內偏旱者優免租
調冬十月壬戌詔禁造酒十一月辛丑詔以太保
斛律光爲太傅大司馬馮翊王潤爲太保大將
軍琅邪王儼爲大司馬十二月庚午以開府儀
同三司蘭陵王長恭爲尚書令庚辰以中書監
魏收爲尚書右僕射
武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太師并州刺史東
安王婁叡薨戊申詔兼散騎常侍裴獻之聘

于陳二月癸亥以百濟王餘昌爲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帶方郡公王如故己巳以太傅咸陽王斛律光爲右丞相并州刺史右丞相安定王賀拔仁爲録尚書事冀州刺史任城王湝爲太師景子降死罪已下囚閏月戊戌録尚書事安定王賀拔仁薨三月辛酉以開府儀同三司徐之才爲尚書左僕射夏六月乙酉以廣寧王孝珩爲司空甲辰以皇子恒生故大赦内外百官普進二級九州職人普進四級己酉詔以開

府儀同三司唐邕爲尚書右僕射秋七月癸丑
封孝昭皇帝子彥基爲城陽王彥康爲定陵王
彥忠爲梁郡王甲寅以尚書令蘭陵王長恭爲
錄尚書事中領軍和士開爲尚書令癸亥靺鞨
國遣使朝貢癸酉以華山王凝爲太傅八月辛
夘行幸晉陽九月乙巳立皇子恒爲皇太子冬
十月辛巳以司空廣寧王孝珩爲司徒以上洛
王思宗爲司空封蕭莊爲梁王戊子曲降并州
死罪已下囚己丑復改威宗景烈皇帝謚號爲

顯祖文宣皇帝十二月丁亥車駕至自晉陽詔

左丞相斛律光出晉州道脩城戍

二年春正月丁巳詔兼散騎常侍劉環儁使於

陳戊寅以百濟王餘昌爲使持節都督東青州

刺史二月壬寅以録尚書事蘭陵王長恭爲太

尉并省録尚書事趙彦深爲司空尚書令和士

開録尚書事左僕射徐之才爲尚書令右僕射

唐邕爲左僕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爲右僕射夏

四月壬午以大司馬琅邪王儼爲太保甲午陳

遣使連和謀伐周朝議弗許六月段韶攻周汾州尅之獲刺史楊敷秋七月庚午太尉琅邪王儼矯詔殺録尚書事和士開於南臺即日誅領軍大將軍庫狄伏連侍書御史王子宣等尚書左僕射馮子琮賜死殿中八月己亥行幸晉陽九月辛亥以太師任城王湝爲太宰馮翊王潤爲太師己未左丞相平原王段韶薨戊午曲降并州界内死罪已下各有差庚午殺太保琅邪王儼壬申陳人來聘冬十月罷京畿府入領軍

府己亥車駕至自晉陽十一月庚戌詔侍中赫
連子悅使於周景寅以徐州行臺廣寧王孝珩
録尚書事庚午以録尚書事廣寧王孝珩爲司
徒癸酉以右丞相斛律光爲左丞相
三年春正月己巳祀南郊辛亥追贈故琅邪王
儼爲楚王二月己卯以衛菩薩爲太尉辛巳以
并省吏部尚書高元海爲尚書右僕射庚寅以
左僕射唐邕爲尚書令侍中祖珽爲左僕射是
月勑撰玄洲苑御覽後改名聖壽堂御覽三月辛

西詔文武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是月周誅冢
宰宇文護夏四月周人來聘秋七月戊辰誅左
丞相咸陽王斛律光及其弟幽州行臺荊山公
豐樂八月庚寅廢皇后斛律氏為庶人以太宰
任城王湝為右丞相太師馮翊王潤為太尉蘭
陵王長恭為大司馬廣寧王孝珩為大將軍安
德王延宗為大司徒使領軍封輔相聘于周戊
子拜右昭儀胡氏為皇后己丑以司州牧北平
王仁堅為尚書令特進許季良為左僕射彭城

王寶德爲右僕射癸巳行幸晉陽是月聖壽堂
御覽成勑付史閣後改爲脩文殿御覽九月陳
人來聘冬十月降死罪已下囚甲午拜弘德夫
人穆氏爲左皇后大赦十二月辛丑廢皇后胡
氏爲庶人是歲新羅百濟勿吉突厥並遣使朝
貢於周爲建德元年
四年春正月戊寅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爲
録尚書事庚辰詔兼散騎常侍崔象使於陳是
月鄴都并州並有狐媚多截人髮二月乙巳拜

左皇后穆氏爲皇后景午置文林館乙卯以尚書令北平王仁堅爲録尚書事丁巳行幸晉陽是月周人來聘三月辛未盜入信州殺刺史和士休南兗州刺史鮮于世榮討平之庚辰車駕至晉陽夏四月戊午以大司馬蘭陵王長恭爲太保大將軍定州刺史南陽王綽爲大司馬大司馬太尉衛菩薩大將軍司徒安德王延宗爲太尉司空武興王普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宜陽王趙彥深爲司空癸丑祈皇祠壇壝蕝之内

忽有車軌之轍按驗傍無人跡不知車所從来
乙夘詔以爲大慶班告天下己未周人來聘五
月景子詔史官更撰魏書癸巳以領軍穆提婆
爲尚書左僕射以侍中中書監段孝言爲右僕
射是月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略等與
陳將吴明徹戰於吕梁南大敗破胡走以免洪
略戰没遂陷秦涇二州明徹進陷和合二州是
月殺太保蘭陵王長恭六月明徹進軍圍壽陽
壬子幸南苑從官暍死者六十人以録尚書事

高阿那肱爲司徒景辰詔開府王師羅使於周九月校獵于鄴東冬十月陳將吳明徹陷壽陽辛丑殺侍中崔季舒張彫唐散騎常侍劉逖封孝琰黃門侍郎裴澤郭遵癸卯行幸晉陽十二月戊寅以司徒高阿那肱爲右丞相是歲高麗靺鞨並遣使朝貢突厥使求婚

五年春正月乙丑置左右娥英各一人二月乙未車駕至自晉陽朔州行臺南安王思好反辛丑行幸晉陽尚書令唐邕等大破思好投火死

焚其屍幷其妻李氏丁未車駕至自晉陽甲寅
以尚書令唐邕爲録尚書事夏五月大旱晉陽
得死魃長二尺面頂各二目帝聞之使刻木爲
其形以獻庚午大赦丁亥陳人寇淮北秋八月
癸卯行幸晉陽甲辰以高勱爲尚書右僕射是
歲殺南陽王綽
六年春三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丁丑烹妖賊
鄭子饒於都市是月周人來聘夏四月庚子以
中書監楊休之爲尚書右僕射癸卯靺鞨遣使

朝貢秋七月甲戌行幸晉陽八月丁酉冀定趙幽滄瀛六州大水是月周師入洛川屯芒山攻逼洛城縱火船焚浮橋河橋絕閏月己丑遣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晉陽禦之師次河陽周師夜遯庚辰以司空趙彥深為司徒斛律阿列羅為司空辛巳以軍國資用不足稅關市舟車山澤鹽鐵店肆輕重各有差開酒禁

七年春正月壬辰詔去秋已來水潦人飢不自立者所在付大寺及諸富戶濟其性命甲寅大

赦乙卯車駕至自晉陽二月辛酉括雜戶女年二十已下十四已上未嫁悉集省隱匿者家長處死刑二月景寅風從西北起發屋拔樹五日乃止夏六月戊申朔日有蝕之庚申司徒趙彥深薨秋七月丁丑大雨霖是月以水澇遣使巡撫流亡人戶八月丁卯行幸晉陽雉集於御坐獲之有司不敢以聞詔營邯鄲宮冬十月景辰帝大狩於祁連池周師攻晉州癸亥帝還晉陽甲子出兵大集晉祠庚午帝發晉陽癸酉帝列

陣而行上鷄栖原與周齊王憲相對至夜不戰周師歛陣而退十一月周武帝退還長安留偏師守晉州高阿那肱等圍晉州城戊寅帝至圍所十二月戊申武帝來救晉州庚申戰于城南我軍大敗帝棄軍先還癸丑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甲寅大赦帝謂朝臣曰周師甚盛若何群臣咸曰天命未改一得一失自古皆然宜停百賦安慰朝野收拾遺兵背城死戰以存社稷帝意猶豫欲向北朔州乃留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

珩等守晉陽若晉陽不守即欲奔突厥群臣皆曰不可帝不從其言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封輔相慕容鍾葵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師乙卯詔募兵遣安德王延宗為左廣寧王孝珩為右延宗入見帝告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帝密遣王康德與中人齊紹等送皇太后皇太子於北朔州景辰帝幸城南軍勞將士其夜欲遯諸將不從丁巳大赦改武平七年為隆化元年其日穆提婆降周詔除安德王延宗為相國委

以備御禦延宗流涕受命帝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走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廻之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彥道續至得數十人同行戊午延宗從衆議即皇帝位於晉陽改隆化爲德昌元年庚申帝入鄴辛酉延宗與周師戰於晉陽大敗爲周師所虜帝遣募人重加官賞雖有此言而竟不出物廣寧王孝珩奏請出宮人及珍寶班賜將士帝不悅斛律孝卿居中受委帶甲以處分請

帝親勞為帝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感激人心
帝既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
右亦群咍將士莫不解體於是自大丞相已下
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竝增員而
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甲子皇太后從北道至
引文武一品已上入朱華門賜酒食給紙筆問
以禦周之方群臣各異議帝莫知所從又引高
元海宋士素盧思道李德林等欲議禪位皇太
子先是望氣者言當有革易於是依天統故事

授位幼主

幼主名恒帝之長子也母曰穆皇后武平元年六月生於鄴其年十月立爲皇太子隆化二年春正月乙亥即皇帝位時八歲改元爲承光元年大赦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帝爲太上皇帝后爲太上皇后於是黄門侍郎顔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太上皇帝往河外募兵更爲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自鄴先趣濟州周師漸逼癸未幼

主又自鄴東走己丑周師至紫陌橋癸巳燒城西門太上皇將百餘騎東走乙亥渡河入濟州其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瀛州孝卿乃以之歸周又爲任城王詔尊太上皇爲無上皇幼主爲守國天王留太皇太后濟州遣高阿那肱留守太上皇并皇后擕幼主走青州韓長鸞鄧顒等數十人從太上皇既至青州即爲入陳之計而高阿那肱召周軍約生致齊主而屢使人告言賊

軍在遠已令人燒斷橋路太上所以停緩周軍
奄至青州太上窘急將遜於陳置金囊於鞍後
與長鸞淑妃等十數騎至青州南鄧村爲周將
尉遲綱所獲送鄴周武帝與抗賓主禮并太后
幼主諸王俱送長安封帝溫國公至建德七年
誣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及延宗等數十人
無少長咸賜死神武子孫所存者一二而已至
大象末陽休之陳德信等啓大丞相隋公請收
塟聽之塟長安北源洪瀆川帝幼而念善及長

頗學綴文置文林館引諸文士焉而言語澁吶無志度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性懦不堪人視者即有忿責其奏事者雖三公令録莫得仰視皆略陳大旨驚走而出每災異寇盜水旱亦不貶損唯諸處設齋以此爲脩德雅信巫覡解禱無方初琅琊王儼舉兵人告者誤去厙狄伏連反帝曰此必仁威也又斛律光死後諸武官舉高思好堪大將軍帝曰思好喜反皆如所言遂自以策無遺筭乃益驕縱盛爲無

愁之曲帝自彈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數人間謂之無愁天子嘗出見群厲盡殺之或剝人面皮而視之任陸令萱和士開高阿那肱穆提婆韓長鸞等宰制天下陳德信鄧長顒何洪珍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超居非次官由財進獄以賄成其所以亂政害人難以備載諸宮奴婢閹人商人胡戶雜戶歌舞人見鬼人濫得富貴者將萬數庶姓封王者百數不復可紀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領軍時二十連判文書各作依

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諸貴寵祖禰追贈官歲
一進位極乃上宮掖婢皆封郡君宮女寶衣玉
食者五百餘人一裙直萬疋鏡臺直千金競爲
變巧朝衣夕弊承武成之奢麗以爲帝王當然
乃更增益宮苑造偃武修文臺其嬪嬙諸宮中
起鏡殿寶殿瑇瑁殿丹青彫刻妙極當時又於
晉陽起十二院壯麗逾於鄴下所愛不恒數毀
而又復夜則以火照作寒則以湯爲泥百工困
窮無時休息鑿晉陽西山爲大佛像一夜然油

萬盆光照宮內又爲胡昭儀起大慈寺未成改
爲穆皇后大寶林寺窮極工巧運石填泉勞費
億計人牛死者不可勝紀御馬則籍以氈罽食
物有十餘種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饌而親
觀之狗則飼以粱肉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
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逍遙郡君凌霄郡君高思
好書所謂駮龍逍遙者也犬於馬上設褥以抱
之鬬雞亦號開府犬馬雞鷹多食縣邑鷹之入
養者稍割犬肉以飼之至數日乃死又於華林

園立貧窮村舍帝自弊衣爲乞食兒又爲窮兒之市躬自交易嘗築西鄙諸城黑衣爲羌兵鼓噪淩之親率內參臨拒或實彎弓射人自晉陽東巡單馬馳騖衣解髮散而歸又好不急之務曾一夜索蝎及旦得三升特愛非時之物取求火急皆須朝徵夕辦當勢者因之貸一而責十焉賦斂日重徭役日繁人力既殫帑藏空竭乃賜諸佞幸賣官或得郡兩三或得縣六七各分州郡下逮鄉官亦多降中旨故有勑用州主簿

勑用郡功曹於是州縣職司多出富商大賈競爲貪縱人不聊生爰自鄴都及諸州郡所在徵税百端俱起凡此諸役皆漸於武成至帝而增廣焉然未嘗有帷薄淫穢唯此事頗優於武成云初河清末武成夢大蝟攻破鄴城故索境內蝟膏以絶之識者以後主名聲與蝟相協亡齊徵也又婦人皆剪剔以着假髻而危邪之狀如飛鳥至於南面則髻心正西始自宮內爲之被於四遠天意若曰元首剪落危側當走西也又

爲刀子者刃皆狹細名曰盡勢遊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蓋高氏運祚之末也然則亂亡之數蓋有兆云

論曰武成風度高爽經筭弘長文武之官俱盡其力有帝王之量矣但愛狎庸豎委以朝權帷薄之間淫侈過度滅亡之兆其在斯乎玄象告變傳位元子名號雖殊政猶己出迹有虛飾事非憲典聰明臨下何易可誣又河南河間樂陵等諸王或以時嫌或以猜忌皆無罪而殞非

所謂知命任天道之義也後主以中庸之姿懷易染之性永言先訓教匪義方始自繈褓至于傳位隅以正人閉其善道養德所履异乎春誦夏弦過庭所聞莫非不軌不物輔之以中宮妳媪屬之以麗色淫聲縱韝紲之娛恣朋淫之好語曰從惡若崩蓋言其易武平在御彌見淪胥罕接朝士不親政事一日萬機委諸凶族內侍帷幄外吐絲綸威厲風霜志迴天日虐人害物搏齒無猒賣獄鬻官溪壑難滿重以名將貽禍

忠臣顯戮始見淩弱之萌俄觀土崩之勢周武因機遂混區夏悲夫蓋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鄭文貞公魏徵惣而論之曰神武以雄傑之姿始基霸業文襄以英明之略伐叛柔遠于時喪君有君師出以律河陰之役摧宇文如反掌渦陽之戰掃侯景如拉枯故能氣攝西鄰威加南服王室是賴東夏宅心文宣因累世之資膺樂推之會地居當璧遂遷魏鼎懷譎詭非常之才運屈奇不測之智網羅俊乂明察

臨下文武名臣盡其力用親戎出塞命將臨江
定單于於龍城納長君於梁國外內充實壃埸
無警胡騎息其南侵秦人不敢東顧既而荒淫
敗德罔念作狂爲善未能亡身餘殃足以傳後
得以壽終幸也亂嗣不永宜哉孝昭地逼身危
逆取順守外敷文教內蘊雄圖將以牢籠區域
奄一函夏享齡不永勳用無成若或天假之年
足使秦吳旰食武成即位雅道陵遲昭襄之風
濯焉已墜泊乎後主外內崩離衆潰於平陽身

禽於青土天道深遠或未易談吉凶由人抑可
揚攉觀夫有齊全盛控帶遐阻西苞汾晉南極
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六國之地我獲其五
九州之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衆寡校帑藏之
虛實折衝千里之將帷幄六奇之士比二方之
優劣無等級以寄言然其太行長城之固自若
也江淮汾晉之險不移也帑藏輸稅之賦未虧
也士庶甲兵之衆不缺也然而前王用之而有
餘後主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王之御時也

沐雨櫛風拯其溺而救其焚信賞必罰安而利
之既與共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後主則不然以
人從欲損物益已彫墻峻宇酣酒嗜音鄽肆變
於宮園禽色荒於外內俾晝作夜罔水行舟所
欲必成所求必得既不軌物又暗於聽受忠信
不聞萋斐必入視人如草芥從惡如順流佞閹
處當軸之權婢媪擅迴天之力賣官鬻獄亂政
淫刑刳𠜾被於忠良祿位加於犬馬讒邪竝進
法令多聞持瓢者非止百人搖樹者不唯一手

於是土崩瓦解衆叛親離顧瞻周道咸有西歸之志方更盛其宮觀窮極荒淫謂黔首之可誣指白日以自保馳倒戈之旅抗前歌之師五世崇基一舉而滅豈非鐫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歟抑又聞之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齊自河清之後逮于武平之末土木之功不息嬪嬙之選無已征稅盡人力殫物產無以給其求江海不能贍其欲所謂火既熾矣更負薪以足之數既窮矣又

爲惡以促之欲求大厦不燔延期過曆不亦難乎由此言之齊氏之敗亡蓋亦由人匪唯天道也

帝紀第八　北齊書八

此卷與北史同